

拍摄成同名电影

少年红色经典

跳动的火焰

李心田 著



明天出版社

人们读过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

那个时代过去了。

我这里讲的是造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。



一九四八年的初春，济南的上空飘着大雪。虽然是旧历除夕，街道上却是那样的冷清。弥漫的风雪中，偶尔有几个人奔走着。他们多是穿得破破烂烂，显得那么匆匆促促，大概是要为过年筹备点什么东西吧。年三十的傍晚了，只有穷人这时候还出来奔忙，有钱的人家，早已置办了好酒好肉，围着火炉在那里大吃大喝，等待新岁了。

天黑下来了，雪还是纷纷扬扬地下着。鹅毛似的雪片儿扑打着高耸的钟楼，昏黄的灯光照着钟楼上的时针，已经是八点了。

往常这时候，兴业火柴厂的大铁门，总是咣啷一声打开，从门内像潮水一样涌出一大群下工的工人们。他们从大铁门内吐出来，一个个拖着疲倦的身子，又困又饿地往家里赶，嘴里嘁嘁喳喳地咒骂着那累死人的活儿和那欺侮人的工头。

可是今天，钟楼的时针已经划过了八点，还没听见那大铁门的开放声，还没见到从大铁门内涌出下工的人群。

工人们呢？工人还被关在那监狱一样的工房里。

兴业火柴厂的工房，工人们叫它是“监狱工房”。当初兴建这个火柴厂时，工厂主买下了这块地皮，他在周围首先筑起高高的围墙。围墙是用大石块垒起的，又高又厚，远远望去，像个小城堡。然后他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城堡里修起了工房。工房的墙壁也是用巨大的石块垒起的，房子很高很大，只在那高大、坚厚的墙壁上端开了几个很小的窗子。人们走进这庞大的工房，谁都会感到阴森森的。

工人们把这工房叫“监狱”，一方面因为它建筑得那么阴森，另一方面是工厂主对待工人也像对待犯人一样。

童工小玉，就在这监狱一样的工房当见习装盒工。

小玉，姓陈，她十一岁。按照老习惯，过了今夜十二点，她就十二岁了。虽然她只有十一岁，可是在这工房劳动已经半年多了。她长得不算矮，但是很瘦，脸色黄黄的，一双大眼睛总是带点困意。这孩子睡得不足哇，早晨六点钟就要进工厂，到晚上八点才能回家，这整整的十四个小时啊！

八点了，装盒工房的女工们还都吃力地劳动着。她们十个人为一个组，面对面站在一条一米多高的案子前，左手里握着一个空火柴盒，右手在一个木盘里一抓，一下就掐出大约一百根火柴来，刷一下送进空火柴匣里，再用手指一顶，一盒火柴就装好了。一拿，一掐，一顶，三个动作只有一秒钟，女工们的手多么灵巧啊，一分钟能装几十盒火柴。但是她们的手全都伤痕累累，血迹斑斑，一双双灵巧的手全让沾着硫磺的碎玻璃屑磨破了。

虽说小玉个儿长得不矮，可是她只有十一岁呀，站在那一米多高的案子前干活儿，两只胳膊总得半举着。为了使两只胳膊不老举着，她在自己的两只脚下垫上两块砖头。唉，踮着砖头干活的小女孩，并不只是小玉一个，哪条案子前都有两三个，全工房的童工一共有五十多个哪！

整个工房昏昏沉沉的，不但是光线暗淡，所有的工人也都昏昏迷迷的。她们全低着头，站在案子前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左看右看。虽然她们的手是灵巧的，但这时也都迟钝起来，全都那么无力地、慢吞吞地、机械地活动着。如果不是把头拿着打人的板子到处吆喝着，她们准都会站着沉沉地睡去。当然，这会儿她们的心更增加了一层焦急，年三十的晚上啦，谁不想快点儿回家和亲人团聚呀！

女工们迟钝地、机械地向火柴匣里装着火柴，装满了面前的那个方木盘，是整整二百四十盒。装满了一盘或几盘之后，就送到验货的地方去验货，交货。验货的人如果认为合格，便喊声：“一盘交！”于是工人再走到

旁边的账桌前去领牌。账桌很高，上面有个半圆的铜栏杆，把头在上面坐着，他听到“一盘交”之后，便在来到他面前的人的木盘子里丢一个铜牌——到月底关工钱时，再凭这个牌领工钱。

“一盘交！”

当啷！

“两盘交！”

当啷啷！

工房里除了验货人的喊声和铜牌的当啷声以外，听不到工人们的说话声——这是规定：干活时说话要受罚的。

小玉又饿又累，又困又冷。她知道今天过年，恨不得一步跨出工房，一下子飞回家去。可是那墙上的挂钟一直不到八点。她不时地向那墙上的挂钟望着。忽然，她拉了拉身旁的女工金桂香，小声地说：“桂香姐，那钟不动啦，怎么老是不到八点哪？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金桂香也已经多次地看过那墙上的钟啦，她偏过头去小声地和她身边的冯大姐说了些什么，两人又都点了点头。

小玉想，桂香姐和冯大姐准是商量什么事，她俩的脸上都那么不平静嘛。金桂香是小玉的邻居，她今年二十三岁，也是十一岁时就进这个工厂当童工，已经干了十二年了。长期的压迫和剥削，在她的心底埋下了深深的仇恨，也把她锻炼得十分倔强。用把头的话说，她眼里能冒火，嘴里能升烟，打也不怕，骂也不怕，打完了骂完了，她还要斜楞着眼看你！

“冯大姐，魏狗儿捣鬼了！”金桂香说。

“要揭穿他！”冯大姐眼睛里闪着有力的光芒。

冯大姐有三十岁的年纪，叫冯敏，她进这个工厂才二年多。可是她为人热情，肯帮助姐妹们解决困难，所以工人们全都很相信她，工房里有什么事，都愿意找她商量。

这时候在工房的一头，有不少人噼噼喳喳说话，继而大声嚷了起来。把头魏宝林腾地一下从账桌后站了起来，他大声吆喝着：“谁说话？啊？快干

活儿！嚷嚷什么？”说着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根板子，气呼呼地跑了过去。

魏宝林是包装工房的把头，他个子不高，两腮无肉，鼻子塌陷着，才三十多岁的人，扁平的脑门上已经败了顶。他总爱故意把两片薄嘴唇撇起来，以显示自己有心术。他的两只眼溜圆溜圆的，带点儿黄色，显得既凶狠又鄙俗。他对待工人，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像只乱咬人的疯狗。可是在他的经理主子面前，却摇头摆尾，百依百顺，活像只哈巴狗，所以工人们背后都叫他“魏狗儿”。

趁着魏狗儿拿着板子到一边去打人了，小玉忙蹲下来：“哎呀，快累死了！”她说着又转过头去看那墙上的挂钟，“那个死钟怎么停住了！”

金桂香把手中的火柴盒向案子上一丢，问冯大姐：“你估计准是过了八点了吧？”

“准是过了，干出的活儿有数嘛！”冯大姐也停下手中的活儿。

金桂香说：“我这回准得让魏狗儿现原形！”

“可要抓住他的手脖子。”冯大姐嘱咐着。

金桂香说：“我有办法。”

小玉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她蹲在案子下面，简直站不起来了。

“快起来，魏狗儿来了！”金桂香用脚碰了下小玉。

小玉还没直起腰来，魏狗儿已经提着板子走了过来。

金桂香从案子头上拿过“恭签”，递给小玉。“给你，肚子疼，快上茅房去！”

“恭签”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那是资本家整治工人的东西。老板怕工人干活时磨滑儿，在每十个人一组的案子上放着一根竹签，这根竹签就是“恭签”。工人出去大小便，必须拿着恭签才能去，每个案子上只有一根，每次只能去一个人。

小玉拿着恭签，刚要向厕所走，魏宝林提着板子赶了过来：“哪儿去？”

小玉站住：“我上茅房。”

“上茅房？”魏宝林瞪起小圆眼，把板子举起来，“懒驴上磨屎尿多！”

说着板子就落在小玉身上，“你刚才蹲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肚子疼！”小玉不服地看着魏宝林。

“我看你是身上痒痒！”魏宝林见小玉敢跟他顶嘴，又把板子举起来。

小玉丢下恭签，躲到金桂香身后，魏宝林举着板子跟过来。金桂香把身子向前一横：“管天管地，还能管着上茅房吗？”

魏宝林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管！”

金桂香横着眼睛看了下魏宝林，拾起地上的恭签，向小玉手里一放：“去！”

“哟嘿！”魏宝林把牙一龇，“你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我倒要较较这个真儿！”说着扬起板子就往金桂香身上打。金桂香把手往上一擎，推住了魏宝林的手：“你凭什么打我？”

魏宝林塌鼻子一耸：“我打你个好管闲事！”

“管闲事？”金桂香冷笑一声，“我还要管一件哪！”她用力把魏宝林一推，魏宝林向后退了两步：“你管什么？”

“那钟！”金桂香指着墙上的挂钟，眼睛里喷着火焰。

魏狗儿慌了：“那钟怎么了？啊？”他说着，不安地向墙上的钟瞥了一眼。

“那钟有鬼！”金桂香提高了声音说。

“那钟有鬼！”许多工人都围过来，哄哄地嚷着。

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魏宝林挥动手里的板子，“你们都跑来干什么？快干活去！去！”

“还干活吗？”金桂香逼视着魏宝林，“该下工了吧！”她冷不防地抓起魏宝林的一只手向上一举：“大家看他这手表，几点了？”

女工们一下子涌过来，争着看表，一面高喊着：“啊？都八点四十了！”

“都过了四十分钟了，还不下工！”

“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天不明就来上班，干到八点就够受的了，还偷偷地把钟停下，让我们干冤枉活儿，这谁受得了哇！”

“办这种事，不怕断子绝孙吗？”

“谁家没老没小哇，大年三十了，还把我们困在这里。”

“谁办了这昧心事，叫他过不了这个年！”

“怎么？怎么？”魏宝林冒汗了，他像一个被当场捉住的贼，可是嘴里还咋呼着，“怎么？要造反吗？”

冯大姐向前一站：“魏先生，厂里规定八点钟下班，你为什么偷偷把钟停下，让大家干黑活儿？”

“为什么把钟停下，让我们干黑活儿？”女工们齐声责问。

“哼！”魏宝林把小圆眼一瞪，“这——你们都管不着，我叫它走就走，叫它停就停！怎么着了？你们干得了就干，干不了就滚蛋！”

冯大姐冷笑一声：“要是都滚蛋了，这个工厂还开不开？”

“要不干都不干，把他个‘锅碴子’晒起来！”女工们齐声地喊着。

正在这时，总经理郭化雨走进工房来了。这位资本家养得白白胖胖，穿得笔挺、干净。他早年间曾到过日本，回国以后，开办了这个火柴厂。那又高又厚的围墙，那阴森森的工房，都是他经手修建起来的。他的脸是白的，心是黑的。他是兴业火柴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不但济南有他的火柴厂，而且在胶东、在鲁南又都建了分厂。他会交结反动官府，军阀张宗昌时期，日本鬼子侵略时期，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，那些衙门里，他都能随便出出进进。不断增长的资本和同官僚的勾结，使得他野心勃勃，要当一个中国的“火柴大王”。可是，工人们是看透他了，工人说他：钱是他爹，爹是王八蛋！只要为了钱，他连祖宗都能卖个干干净净。因为他姓郭，工人都希望把他摔烂，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，叫“锅碴子”。刚才他一进门时，就听有人喊：“把他个‘锅碴子’晒起来！”他连忙问：“怎么的啦？”

魏狗儿见郭化雨进来，认为正是自己表功的时候，忙跑过去躬了躬腰：“经理，她们想闹事！”

小玉见魏宝林狗仗人势的样子，很想给他装一条狗尾巴。工房里黑糊糊的，人又多又乱，她趁魏宝林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转到他的身后，用

两个火柴盒，把魏宝林的大褂后襟套了起来。魏宝林在郭化雨跟前点头哈腰，那大褂后襟一撅一撅的，活像个狗尾巴。

郭化雨还没注意到魏宝林的尾巴，脸上带着微笑问：“为什么闹事？”

魏宝林说：“就为了那钟。”

郭化雨问：“那钟怎么啦？”

“是这么的，”魏宝林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也不知道，这钟大概是该上油了……”

工人们“哗”地一下笑了起来，有的人是觉得魏宝林的话可笑，有的人是发现了他屁股后的尾巴。

“笑什么，笑什么？真是！”魏宝林向工人们挥挥手，“没上油，走得慢了点……慢了点什么关系，可她们嚷嚷着，说我捣鬼！”因为他摇头晃脑，所以那根尾巴也跟着摇摇摆摆。

郭化雨脸上的微笑减退了：“谁提出来的？”

魏宝林指着金桂香：“她！就是她！”

郭化雨随着魏宝林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他看见金桂香挺立在那里，两只眼睛冒着火焰。“那很好。”郭化雨躲开金桂香逼人的眼光，又重复了一下，“很好嘛！”

金桂香冷冷地问：“怎么个好法呢？”

“啊……”郭化雨拿出手绢来擦擦鬓角的汗，“这……关系到大家的事，你出来说说，就是很好嘛！”

冯大姐向前站了站：“经理，你说，今天这个事，错儿在谁身上？”

“错儿嘛，”郭化雨抬眼看看冯大姐，干咳了两下，“谁也没有什么错儿，钟自己缺油了！”

金桂香拨开众人，搬了把椅子走到挂钟下面。她跳到椅子上，打开挂钟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钟摆来：“大伙儿看，是钟缺油，还是人缺德！故意把钟停下来，成心延长时间！”

女工们都很气愤，有人就说：“办昧心事，别卷着舌头说话！”

魏宝林这下子像猴子吃了辣椒，慌乱地扬起手中的板子，恶狠狠地向金桂香：“混蛋！我揍死你！”

郭化雨一下抓住魏宝林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的眼光中给魏宝林一个暗示，接着又说：“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把钟停了，就不应该，再要打人，就更不对了！”

魏宝林在主子面前要显示一下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郭化雨一下子看见了魏宝林大褂后襟上的尾巴，他那种装出来的严肃也保持不住了，不觉地“嘿嘿”笑了起来，“哎呀，你看你身后边！”

魏宝林以为身后有谁暗算他，忙惊慌地转过身：“啊？谁？”

女工们看着这一主一奴的表演，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魏宝林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郭化雨说：“你摸摸你身后边。”

魏宝林把大褂后襟拉过来一看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：“这是谁干的？啊？”

女工们更哄笑起来，小玉躲在别人身后，喊了声：“嘿，真像条狗！”

“谁？谁说的？有种的站出来！”魏宝林头上暴着青筋。

郭化雨忙出来打圆场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说明你跟大家的关系很好，有人跟你闹着玩儿，这么认真干什么？”

“真他妈胆子不小！”魏宝林知道这并不是闹着玩儿，“敢给我套狗尾巴！”他掙下那两个火柴盒，狠狠地扔在地上。

郭化雨说：“这倒没什么。不过，把两个火柴盒白白糟蹋了，这就不应该了。”他拾起那两个火柴盒说：“大家看看，这两个火柴盒来得不容易呀，要运来木料，制成皮，再糊起来，虽说小，它可是工厂的财产哪！这么一下子就糟蹋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！这是留着装火柴的，不是留着玩的！”

魏宝林气呼呼地说：“就是玩儿，也不能拿着我玩儿呀！”

郭化雨说：“谁也不许拿工厂里的东西玩，这是浪费原料。以后有谁再这样浪费，可要受罚！”

魏宝林说：“对，罚他一个月的工钱！”

金桂香问：“要是故意把钟停下来，该罚多少呢？”

“你！”魏宝林又扬起打人的板子。

“打呀！”金桂香把身子向前一冲，眼里迸着火星子。

“啊，不！”郭化雨把魏宝林拉到自己的身后，皮笑肉不笑地向金桂香说，“这板子不是打你们的，是打那些懒人的。你是个勤快人，还靠你们多给公司出活儿哪！”他又环视了一下工人：“人勤是一宝哇，多干一点时间，就多拿一点工钱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金桂香轻蔑地说：“好事没有瞒着人干的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郭化雨点点头，“对，这应该跟大家说到明处。”他向魏宝林说：“把上钟弦的钥匙给我。”他拿过了钥匙，递到金桂香的面前：“给，以后这钟由你来管。现在说定了：过年休息三天，初四来上工。从那天起，每天早上五点半上班，晚上八点半下班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工人们哄哄地嚷起来了，“怎么又拖到八点半了？”

“八点半，就是八点半！”郭化雨的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了，“这是公司的需要。”

“你需要，我们受得了吗？”工人们还嚷嚷着，“早上六点就来上班，干到八点，就是十四个钟头了，再加时间，不是要命吗？”

冯大姐扬了扬手，让大家静下来，她向郭化雨说：“经理，这延长时间，光包装上说了也不算，是不是连后边制造上一起谈谈。他们答应了，就延长，他们要是不同意……”

“我们也不同意！”工人们齐声高喊着。

郭化雨脸色变青了：“你们管你们自己的吧，他们你就别管了！”

冯大姐说：“不管不行啊，他们做不出杆子，我们也没有什么装啊。”

郭化雨的脸由青变紫，声音也沉了下来：“好吧。不过，这钥匙，还是由老魏管吧！”说罢把钥匙又交给魏宝林。

冯大姐笑笑：“钥匙谁管都一样，反正大家心里都有数。”

“有数就好！”郭化雨没料到他的命令居然受到了抵制，气呼呼地转身走开了。

魏狗儿很难过，他今天在主子面前没能办出两件露脸的事儿，便丧气地摇起了下工的铃铛：“下工了！”

工人们虽然很累，可是刚才的事使她们很兴奋，都议论着、说笑着向工房外涌去。

“站住！”小玉刚要走出工房门，被魏宝林拉住了，“你留下来扫地！”下工后童工扫地，收拾工房，也是“监狱工房”的规矩之一。

小玉看了下魏宝林，又回身看了看金桂香。金桂香怕小玉留下来挨打，便说：“我也留下来，跟她一块儿扫。”

“这没你的事！”魏宝林把嘴一撇，“下工了，你该走了！”

金桂香把眼一瞪：“这么大的工房，也不能让一个小孩扫哇！”

“啊，不叫她一个人！”魏宝林怕再闹事，便又指着两个小女孩，“哎，二丫，红杏，你俩也留下来。”

叫二丫和红杏的两个童工停了下来。

金桂香两眼逼视着魏宝林，声音深沉而有力：“魏先生，小玉的爸爸就在制造上，你的家门朝哪，他可都知道。”

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魏宝林是懂得金桂香话里的意思的。

金桂香不理他，挺着胸膛走出了工房。

三百多工人都走出工房，那么大的工房变得更加冷清和阴森了。小玉、二丫和红杏，每人拿起一把笤帚，在扫落在地上的火柴杆。沙！沙！只有笤帚扫地的声音。三个孩子全都不敢说话，因为把头魏宝林正瞪着小圆眼看着她们哪！魏宝林在想些什么呢？他在想怎么把小玉狠狠地打一顿出出气。他手里拿着板子，只要向前走几步，板子就可以噼噼啪啪地落在小玉身上。可是刚才金桂香的话把他吓住了：“小玉的爸爸就在制造上，你的家门朝哪，他可都知道！”魏宝林知道小玉的爸爸陈老焕可不是好惹的，他那两只手像两只铁钳，要是把他惹恼了，他就在你的家门口等着，等你一

回家，他那两手一使劲，脑袋就会被拧下来！啊……

小玉一边扫地一边也在盘算着：魏狗儿今天吃了“窝脖鸡”，事情是从我身上引起的，他几次想打我全没打成，把我留下来扫地，准得打我一顿。我怎么办呢？嗯，他手里有板子，我手里有笤帚，他要打我，我就和他对打！打不过你，我就咬你！你开除我，我就不干了，明天捡煤核去，就是不受你这个窝囊气！

啪嗒！啪嗒！小玉觉得背后走过来一个人。她直起腰来，转脸一看，魏宝林提着板子过来了。她的血猛往头上冲，一下子把扫地的笤帚倒拿过来，笤帚把成了她的武器。

小玉的这一举动，使魏宝林感到意外，他看着面前这个瘦小的小女孩，红着脸，瞪着眼，手里倒拿着笤帚，威武得不容侵犯。什么陈老焕像铁钳的大手，什么家门朝哪，他全不顾了，他又气又恼又恨，没想到这么一个小童工也敢顶撞他魏把头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打！板子带着风声直奔小玉的肩头。

“住手，不要打人！”

魏宝林一板子落了空，可是他的腿上却挨了小玉一笤帚疙瘩。魏宝林又举起手，手被拉住了：“不要打！”进来的是经理郭化雨。

“简直反了！”魏宝林摸着挨打的大腿，“今天我非揍死她不可！”

“别和小孩一般见识。”郭化雨向魏宝林使了个眼色，小声地说，“再打要出乱子的。”他又提高了声音，“让她们回家吧。”

“不行！地还没扫完哪！”魏宝林没打小玉一顿，心里还窝着火儿。

郭化雨见地上到处落的都是火柴，也心疼起来，便向小玉说：“快快把地上的洋火儿（在旧中国，很多日用品是从外国进口的，人们便在这些用品上加一个“洋”字，比如洋布、洋烟、洋油等。火柴，那时便被叫做“洋火儿”）扫起来，扫完回去。”

小玉的心还在怦怦地跳，她像是从一座高山上跳了下来，原以为要摔得不轻的，可是由于自己的勇敢，并没有摔着。她回头看看二丫和红杏，她

俩全吃惊地看着她。她也不知要说什么，又低头扫起地来。二丫和红杏也又低头去扫地。

“你过来。”郭化雨把魏宝林叫到工房西南角那间小屋里去了。

见把头和经理到小屋里去了，三个小女孩悄悄地凑到一起。

“你真大胆！”红杏小声地向小玉说。

“以后他也饶不了你。”二丫怯生生地说。

“他再打我，我再跟他拼！”小玉觉得自己身上的血还在奔腾着。

“唉，快扫地吧。”二丫说，“俺妈还等着我快回去哪。”

“哎，对了。”小玉听二丫说起她妈，忙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个玉米饼子递给二丫，“给，我剩的。”

二丫伸手接过那个玉米饼子，把它揣进自己的怀里，扭过头去擦了下泪，又低头扫地去了。

小玉自己饿得肚子咕咕叫，怎么还剩下一个饼子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：兴业火柴厂的所有童工，进厂头三年，干活是不给钱的，每天只管两顿饭。早晨那一顿饭，自己从家里带着去，中午和晚饭，不让回家，工厂里管吃。每顿每人发两个玉米饼子，一块咸菜，一碗稀粥。资本家这样做，第一，管两顿饭吃，能吸引很多穷人家孩子来给他干活，那时穷人能找到吃饭的地方很不容易呀！第二，进了工厂就不让出去，不让童工把时间用在来回走路上，可以多给他干活儿。二丫比小玉进厂晚两个月。就在前一个月，小玉发现二丫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存一个饼子带回家去。她问二丫为什么不都吃了，二丫说饭量小，吃不了。小玉不信，一个饼子才一两多，每天要站十几个钟头，每顿两个都吃了还不饱，怎么还吃不了呢？一次晚上下工，二丫在路上饿得晕过去了，小玉把她送到家里。到了二丫家里一看，小玉明白了，原来二丫的妈妈病倒在床上，一个两岁多的小弟弟正趴在妈妈身边大哭。二丫回到家里，把自己从工厂里带回的那个饼子一掰两半，一半给躺在床上的妈妈，一半给大哭的小弟弟。弟弟手里有了饼子不哭了，可是躺在床上的妈妈倒哭了起来，她把那半个饼子又递给了二丫。二丫没接，哭

着跑出了屋子。小玉跟着她出来，两个小女孩在那黑沉沉的夜里，坐在屋外的一块石头上，整整哭了半夜。从那以后，小玉不管自己怎么饿，每天也都要省下一个饼子让二丫带回家去。

今天是年三十晚上了，二丫家里拿什么过年呢？就带回这两个冰冷的玉米饼子吗？小玉看二丫低头在那里扫地，她知道那地上滴着二丫的眼泪。

工房西南角的小屋里传来了笑声。小玉的心咚咚地跳着，她听到自己的心每跳动一下都进出一个字：恨！恨！看，一个大老板，有那么多钱，可是给他干活的人连吃的都没有。这两个家伙本来该去欢欢乐乐地过年了，怎么还鬼鬼祟祟地在这里说些什么呢？她想起刚才冯大姐领着工人和经理斗的事儿，心想：这两个家伙准又是搞什么鬼吧。想到这里，她便拿着笤帚，轻轻地走到那小屋跟前。小屋门是半掩着的，小玉躲在一张案子的下边，屋里什么她都能看见。

“过年了，这是我个人给你的。”郭化雨把一叠钞票放到魏宝林手里。

“谢谢经理，谢谢，我可没少花您的钱。”魏狗儿又摇头又摆尾。

郭化雨说：“一年到头，你没少给公司出力。”

“啊！”听到主子夸奖，魏狗儿更有劲儿了，“为了增加那半个钟头，我可挨了不少骂。”

郭化雨说：“骂怕什么，只要有价值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宝林哪，别看这一个钟头半个钟头的，有讲究哪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”魏宝林抢着说，“全厂每个工人，每天多干一个钟头，公司就能得纯利四两黄金！”

“嗯？”郭化雨突然站了起来，他探头向小屋外看看，回过身来问，“你这是听谁说的？”

魏宝林见经理那个慌张的样子，知道自己说冒了，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是……听经理您太太说的。”

“啊……”郭化雨像是松了口气，“这话可不能向外说，要是让工人知道了，传出去可不好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探头向小屋外看看，“那几个扫地

的小孩子不会听见吧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魏宝林说着走到小屋门口，高声喊了声，“小玉！”

小玉这时正躲在门外的案子下面，她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。

“小玉！”魏宝林又喊了一声。

“哎！”工房的那一头一个小女孩答应着。

“你们还没扫完吗？”魏宝林恶狠狠地叫着。

“快完了。”小女孩回答。

“她们全在那头扫地哪。”魏宝林进了小屋，回手把门关上，“不会听见的。”

小玉出了一身冷汗，她听得出刚才替她答话的是二丫，她心里多么感谢这姐妹呀！她想转身回去，可是她见经理和把头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又听到刚才说的四两黄金什么的，她不但没有向后转，反而更向门旁凑了凑。就听郭化雨说：“宝林哪，你也不是外人，你知道这个事也很好。你算算，一天四两，要是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增加一小时呢？”

魏宝林嘴里叨咕了一阵：“三四一千二，四六二百四，哎呀，那不是一千四五百两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千四五百两，满可以建一个分厂啦！”郭化雨很得意。

“嘿，真是马不吃夜料不肥，人不发外财不富哇……”魏宝林还想向下说，郭化雨把他的话顶回去了：“这不是外财，这是管理工厂的艺术。办实事的人，必须会利用时间，时间会出黄金。”

“对，给他们加时间。”魏宝林说，“反正那钟掌握在我手里。”

郭化雨说：“停钟的办法不好再用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魏宝林不以为然，“妈的，谁再闹，我再揍！”

“光打不行。”郭化雨说，“你闻到点味儿没有？”

魏宝林问：“什么味儿？”

郭化雨说：“硫磺味儿。”

魏宝林笑说：“造洋火，还能没有硫磺味儿！”

“我说是工人身上。”

“那是干活熏的。”

郭化雨见魏宝林没听懂他那含蓄的话，便大声说：“我说要起火！”

“起火？”魏宝林还是没大懂。

郭化雨说：“你没见吗，一个人抓住你的手脖子，呼隆一下就围上来一大群。”

“嗯……”魏狗儿唔唔呀呀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这就是叫你要小心一点儿。”郭化雨提醒魏宝林。

“要不……”魏狗儿声音软了，“要不，明年还是八点下班。”

“不行，时间一定要延长。”

“怎么延长呢？”

“要想办法。”

小玉还想听听经理和把头想什么办法，可是屋里的声音小起来了，两个人叽叽咕咕，再也听不清楚。

小玉离开了门旁，轻轻地向二丫和红杏跟前走去。她的脑子里不停跳动着：时间！黄金！办法！黄金，小玉没有见过，但她知道那是一种值钱的东西，老板要工人延长时间替他干活，就是为了多赚黄金。老板开了一个工厂又一个工厂，全是工人给他赚出来的呀！她举目看了看这个阴森的大工房，工房里还留着她们三个小女孩，她们要一笤帚一笤帚从地上给老板把散火柴扫起来，从早晨六点干到晚上八点，还要再加一两个钟头。这十五六个钟头的劳动，这些小女孩得到些什么呢？她个人的身体是瘦的，红杏也是瘦的，二丫瘦得更厉害。啊，是那一条条黄金把她身上的血肉吸干了吧！

小玉来到二丫和红杏跟前，二丫担心地问：“你跑到那门口听什么去啦？”

小玉说：“他们商量，还要延长干活的时间。”

“还要延长时间？”二丫脸色发白，“俺妈在家还要再多等……”她说